

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

广西民族研究所 编 第四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221.35
517
14

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

第四辑

广西民族研究所 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57801

(桂)新登字01号

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

第四辑

广西民族研究所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南宁市郊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13.25印张 330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册

ISBN7—219—01910—6/G—446 定价: .5元

目 录

“僮”考.....	白耀天(1)
壮族源流问题浅识.....	潘世雄(34)
越族原始农业的起源.....	李富强(49)
也谈夜郎族属问题.....	潘世雄(69)
略论壮族地区土司制的历史作用.....	李干芬(77)
瑶族《千家峒》初考.....	黄 钰(88)
评一九三三年桂北瑶民起义.....	黄 钰(103)
瑶族原始社会残余试析.....	韩肇明(114)✓
浅论粤北瑶族历史中的若干问题.....	韩肇明(130)
广西壮侗民族“三月三”节日文化研究.....	李 桐(138)✓
壮族古代犬祭初探.....	覃彩銮(162)
桂西壮族原始婚姻形态残余剖析.....	卢敏飞(180)✓
如何看待壮族巫术文化.....	李干芬(191)
壮族春节习俗研究.....	覃圣敏(200)
广西壮族的丧葬习俗.....	覃圣敏(223)
壮族拾骨葬述议.....	卢敏飞(244)
壮族文化对祖国的贡献.....	莫家仁(251)
毛南族优良传统述略.....	莫家仁(269)
瑶族儿童的社会化初论.....	李富强(278)

历代王朝对待广西少数民族的政策及其历史作用…覃彩銮(295)

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民族关系……………翁乾麟(312)

红水河地区壮族人口的变迁……………翁乾麟(325)

对红水河流域经济发展中两大问题的思考……………俸代瑜(344)

论桂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特殊性……………贾 晔(352)

“等、靠、要”及其成因初探……………俸代瑜(362)

民族林区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特殊政策……………贾 晔(374)

侗族歌舞艺术及其整体感……………陈家柳(386)

壮锦风格刍议……………喻如玉(395)

毛南族民歌音韵的美说略……………蓝克宽(406)

试论秦观编管横州诗词的民族特色……………蓝克宽(414)

左江崖壁画的形式美……………喻如玉(418)

“僮” 考

白 耀 天

“壮”作为汉字，凝势定位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名称，肇于1965年。它是由“僮”转化而来的，是“僮”的同音假借字，而“僮”作为族称，源自南宋时见之载籍的“撞”。以“僮”代“撞”，就汉字而论本为会意，非袭音声，因“僮”字古今仅止ton²一音，没有“ɬo:ŋ⁶”读者，平空赋以ɬo:ŋ⁶音，人多一如既往，不管是“僮族”还是“僮仆”，均以“ton²”律之，从而惹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今以“壮”代“僮”，则免了可能出现的是非。

“僮”，是南宋时书载对广西某一人类群团的称谓，元朝明初仍一以贯之。随着他由某一群之称扩而化成一个民族的载体，封建统治者为了标识“撞”人的“非我族类”的“蛮夷”性质，变“撞”为“僮”，虽然他们有时也声称“撞者，撞也”^①，但《集韵》却说“僮，徒东切，音重，犬名”，已经失了“撞”字的原音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徐松石先生考察了岭南壮人，愤于历代治人者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待，在他所著的《粤江流域人民史》一书中，改“撞”，为“僮”。据《玉篇》的音释，“僮”，昌容切，音冲，行貌，与踵同。“僮”与“撞”音近，复了原音，虽义相径庭，然以汉字译写其音，本就不能以汉文字义强解。与徐氏同时，也有人据字取义，将“撞”写作“僮”，解放以后并以此作为族体名称的规范化书写，其良好愿望，本无

可非议，只是如此一来，人则人矣，音声却差之远甚。因为遍查汉文古今字书，“僮”除“僮仆”的音读以外，并无“撞”之音读，无怪乎许多人见了“僮族”一称大都读作“ton¹族”。这是“撞”音的再次失落。1965年改书“僮”为“壮”，从而使汉字的表音近乎族体原称之音，了结了人们可能产生的误会。不过，有人由是生发开来，说由“僮”而“壮”，壮族于是乎便脱却了“僮仆”的命运进而具有了“健壮”、“强壮”等质素，不免有点“Q哥”的味儿，难以恭维。“壮”作为族称，其汉字赋形历史上或为“撞”，或为僮”为“撞”，其音则一，说明其本为壮族词语的译写，用褒美之字，固然有助于民族间的亲善，可如果认为该族体由此便具有了汉文译写字本身的美好涵盖，那是玄玄之想，空求之望。何况，以表意汉字去解释与之操不同语言的另一族体的事物，本身就是袭取了往昔的以汉族为“本体论”的观点：以“壮”译写，义为“强壮”、“健壮”，以“僮”译写，便是“脚跟”；以“撞”译写，人为犬属；以“撞”译写，其人则又“性喜撞突”②。这不纯系文字游戏吗？以“壮”代“僮”，音正了，免了误读，省了人们因望文生义而衍发的误解，这是汉文译写的选字问题，犹如苏联首府该译为“莫斯科”还是一“魔嘶窠”一般，无碍于“МОСКВА”在俄语中的宏旨，诚然，译作“莫斯科”远较“魔嘶窠”好，但将“МОСКВА”译写为“魔嘶窠”，它并未因而就成了“魔鬼噬嘶之地”。过去族以“僮”称未见有抗争者，今以“壮”代“僮”了，于是缘竿而上，自我感觉“完全符合壮族人民的心愿”，壮族也就可以因此“健壮”、“茁壮”起来③。这无疑是在曝光了壮族中部分人的心理结构存在着卑弱的成分。

一个民族的称谓，是历史长期演变而定格的。它的来源无外是两方面：一是其族人的自称；一是他称而得到其人的认同。

“壮”一称对一千多万壮族人民来说，是自称还是他称，缘何而

称？历史上，就史载所见，壮人之称，或“陆梁”，或“西瓯”，或“骆越”，或“俚”（里）、或“僚”、或“西原蛮”，“化州蛮”或“撞”、或“狼”，或“依”、或“土”，等等不一而足，为什么单以“壮”称定格？它们之中是否有内在的联系、递进之迹可寻？这就是本文撰写的趣旨。但愿读者阅后不觉笔者是“自便牛背稳，却笑马蹄忙”。

（一）

关于“壮”名之起，学术界尚是诸说纷驰，互道短长。私意以为范宏贵、唐兆民二氏所持的“壮”名之起实缘于南宋时广西地区的“撞丁”一说④比较符合实情。

检今存汉文书载，以“撞”名人类某一群团的，最早或为《续资治通鉴》。其卷110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“神武副军都统制”岳飞奉命率军攻打退守贺州（治今广西贺县）的曹成军时，参战者除岳家军的“前军统制”张宪外，还有“撞军统制”王经。《续资治通鉴》是清人毕沅组织人根据徐乾学《资治通鉴后编》等一百一十多种书载披阅参订，历二十个寒暑方于乾隆末年编纂而成的。从乾嘉学派的学术风气和参阅书籍之多，此处所述的“撞军统制王经”恐非凿壁之言。

然而，北宋禁军番号有“神虎”、“勇捷”、“宣毅”、“忠节”、“振武”、“制胜”、“神锐”、“保健”诸名，未见有“撞军”者。岳家军起源于宗泽组建的东京留守司，南宋初年其番号屡经改易：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赵家小朝廷定其军番号为“神武右副军”，是年末，改为“神武副军”；绍兴三年（1133年），再更名为“神武后军”；过一年，又改为“行营后护军”。岳飞辖下各军番号有背嵬军、前军、右军、左军、后军、游奕军、踏白军、选锋军、胜捷军、破敌军、水军等，也未见有“撞军”名目。然则其军何所自来？距比事件一百多年后，宋理宗淳佑九年（1249年）出任广西

经路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李曾伯“陈守边之宜五事”⑤称：

近自淳佑八年，经司常行下团结两江诸州峒丁壮，右江则黄梦应具到名帐共计一万九百六十二人，左江则廖一飞具到名帐共计二万二千六百人；其本州民丁在外。如宜、融两州，则淳佑五年亦有团结旧籍：在宜州则有土丁、民丁、保丁、义丁、义效、撞丁九千余人，其猗撞一项可用；在融州则有土丁、峒丁、大款丁、保丁九千余人，其款丁一项可用⑥。

范宏贵、唐兆民二氏认为此处所称的宜山“撞丁”就是南宋初年助岳家军平定曹成一军的“撞军”⑦，私意认为是可信的，惜其未行论证，兹略作如下申述。

第一，南宋人周去非《岭南代答》卷三“田子甲”条称：

靖康之变（1126——1127年金灭北宋的事件），峒兵有勤王者，遗老犹能言之。曰峒民素俭，勤王之役，日得券钱，积而不用，比归，人有二三百缗之积。至今以为美谈。

另宋元之际的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四裔八》引孝宗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成书的《桂海虞衡志》载：

（安化州）頃有凌、罗二将者，建炎间（1127——1130年）尝率峒兵出勤王。贼曹成入广西，建大旗购二人。二人遣健兵侏儒者数十辈，戮发为牧童，候成兵过，自牛背引弩以毒矢射之，中者立死。成惊惧遁去。时盗满，广西独宴然者，二将之力也，至今南人称之。子孙有任于州县者。

周去非所说的“勤王峒民”，指的是邕州溪洞之民。宋时邕州溪洞，指的是邕州左右江诸羁縻州峒，其地约当今广西的南宁、百色二地区属辖范围。范成大笔下的安化州，辖四县（抚水、京水、多蓬、古劳），其地在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北小环江一

带，原称抚水州，北宋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年）更名，为宜州属下羁縻州县。宋时，宜州辖属范围，约当今广西河池地区。桂西诸地，“自唐以来内附，分析其种落，大者为州，小者为县，又小者为洞”。宋因袭唐制，在桂西建立的羁縻州县洞有五十余所（据粟冠昌先生《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峒司等设置概况》一文的考证，宋代广西的羁縻州县洞有一百多所^⑧）唐宋王朝之所以对这些州县峒实行羁縻的政策，是因为“其人物犷悍，风俗荒怪，不可尽以中国的教法绳治”^⑨。羁縻州县峒虽然“不可尽以中国的教法绳治”，但其社会内部已产生了以“主户”经济与“提陀”（百姓）经济以及领地（“养印田”或“荫免田”）与份地（“租业口分田”）相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农奴制经济模式。凭借着政治的权力与对“提陀”“祖业口分田”的支配权，“知州”、“权州”、“监州”、“知县”、“知峒”、“同发遣”、“权发遣”之属的“主户”操属下“提陀”们“生杀予夺”之权，迫令他们“日各以职贡水陆之产为之力作终岁”，并将其“可教劝者”编伍训练“以为兵卫”，“谓之田子甲”，“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”，“为之效死战争而后加科敛”。由于桂西诸羁縻州县峒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此一阶段，“封建领主的权力，不是依附于他们地租的大小，而是依附于他的臣属的人数，后者又依附于自耕农的人数”^⑩，于是各羁縻州峒的“主户”们便处心积虑地要开拓领地，抢掠人户。“洞主”所需，“峒民”被迫卖命。这就是周去非所说的“峒民事于仇杀，是以久习战斗”；“邕州溪峒之民，无不习于战斗，刀弩枪牌，用之颇精”。其武艺精湛的程度，周去非举了一个例，说“尝有官员自依峒借人至钦（州），所从数人，道间鹰飞于前，能合取之；鹰飞于天，能仰而落之。一夕，逆旅劫盗，人有惧色，惟峒人整暇以待，盗不敢前”。桂西诸羁縻州峒既实行亦兵亦民，“兵民合一”的制度，自然“羁縻州之民，谓之峒丁”^⑪，“峒丁，溪峒

之民也”^⑫。这种情况，类似蒙古人的“领户分封制”和满人的“牛录制度”。靖康之变，岌岌可危的赵宋王朝召兵勤王，训练有素、长技在身、团结协作、战斗力较强的邕州羁縻州峒“峒丁”、宜州“撞丁”起而勤王，捎带也参与扫荡后方反叛势力是情在其中的，参加“贺州之役”的“撞军”或者就是宜州的“撞丁”。

第二，《桂海虞衡志·志蛮》载：

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，其法制尤疏，几似化外。其尤者曰南丹州，待之又与他州峒不同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，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。其说以谓：

宜州徼外，即唐黄家贼之地，崇建南丹使控制之。

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，宜州属下羁縻州有温泉州（治今宜山县东南）、环州（治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北）、镇宁州（治今环江西）、文州（治今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北）、兰州（治今东兰县）、安化州（治今环江西北）、述昆州（治今宜山县西南）、智州（治今河池市东南）、蕃州（治今宜山县西南）、金城州（治今河池金城江镇）。其中镇宁州领县二，兰州领县三，安化州领县四，智州领县五，加上南丹州，总计宋时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，与范成大所说的大致相符。从上文我们明确了一个概念，即“羁縻州峒之民谓之峒丁”。何以宜州属有羁縻州县却无“峒丁”而有“撞丁”？疑李曾伯上宋理宗疏中所言宜州“撞丁”即系邕州都督府属下两江诸“州峒丁壮”及融州的“峒丁”。融州帅府，本由怀远军升格而来，辖地包括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、融安县、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一部分，治所在今三江侗族自治县西南老堡。其地除汉族外，侗、苗二族居多，不论是侗族、仫佬族，还是苗族，过去均盛行由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带着浓重血族性质的“合款”组织，因此，以“款丁”势众力强；而融州属下仅有一羁縻州，即乐善州（治今广西罗城西北四堡），其“峒丁”力量自必比“款丁”要逊色多

了。由此或可明白，“撞丁”是由“峒了”演变而来的。

(二)

为什么说“峒了”又称为“撞丁”？这还得从岭南的地理形势与世居其地的人群说起。因为“峒”与“撞”均是一类地理名称的音变。而一个地理名称的缘起，总是与当地最显著的景物特征和居民有关。没有特征，便失了地名的内在涵义；没有居民，便失去了地名的使用意义。例如《宋史·地理志六》载邕州都督府属下左江羁縻州峒有“八牯峒”一名，与其土著居民操不同语言的人就难知晓其为何种含义。其实它是以其居民的语言壮语表达其地的景物特征的。“峒”不是“山峒”之类的“峒穴”，而是指四山环绕的一块谷地；在壮语里，“八”是“Pa:k”（嘴）的音译字，“牯”是bjɛ˧˥（哆开裂）的音译字，二字合起来就是“形如哆哆开裂嘴巴”，这是就该峒的地形特征而言的，即该“峒”的四围群山不呈规则，其合围的形状看去有如人哆开嘴一般的形状。

岭南地属丘陵，诸山由西向东绵延，中带一水，诚如明人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5所说：“山牵群引队向东而行，并无开洋，亦无闭水，龙行不住，郡邑皆立山椒水渍，止是南龙过路之场，尚无驻蹕之地。”广西各地两山夹水，山环水绕，形成大小不一，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峡谷平地。这些四面环山（或三面环山），中通一水的峡谷平地，以汉字书写则为“峒”（或洞）。唐宋以来，岭南的以“峒”名者是很多的。见于史载的，唐代有富林峒（今广东罗浮县西南）、罗宾峒（今广东信宜西南镇隆）、护峒（在今广东罗定县）、古党峒（今广西玉林市西北）、封陵峒（今广西邕宁县东北）、思笼峒（今广西隆安县南）、如和峒（今邕宁县西南）、罗笼峒、武勒峒）、武黎峒、龙颌峒、扶南峒（均在今广西扶绥县境）、上林洞（今上林县大丰镇）、智城洞（今上林县

白墟镇)、大廉峒、葵龙峒(二峒在今合浦县⑬);宋代左江道有武盈峒、古甌峒、凭祥峒、古佛峒、八耻峒、铸峒、卓峒、龙英峒、徊峒、龙耸峒、武德峒、怀化峒⑭、雷火峒、温闷峒、计成峒⑮、博是峒、鉴山峒、贴浪峒、时罗峒、渐康峒、古森峒、时休峒、如昔峒⑯、上林峒(在今西林县东南)、下雷峒(今大新西北下雷)⑰;元代有水口峒、玉龙峒、吴峒、永安峒、坡陵峒、博龙峒、栗峒、古乐峒、古榄峒、思婪峒、还婪峒、卓峒、博喝峒、上浪峒、安礼峒、古甌峒、武德峒、武安峒、皮陵峒、罗徊峒、上耸峒、下耸峒、武乙峒、宁康峒、凭峒、西平峒、上宁峒、安宝峒、上影峒、下影峒、都给峒、结安峒、旧峒、倘甲峒、结伦峒、思栗峒、武能峒、劳峒、武允峒、射鳌峒、洗甲峒、都康峒、榜免峒⑱。其实,唐宋以来,广西以峒名地者远远不止此数,因为诚如范大成《桂海虞衡志》所说:桂西“夷獠”“自唐以来内附,分析其种落,大者为州,小者为县,又小者为峒”,“姑羁縻之而已”,那么,广西于唐时的四十四个羁縻州县,宋时的九十六个羁縻州县,原均当以“峒”名者。这是有史载可考的,不见于史籍的就难清其数了。比如明清时期曾因其地居民聚而起兵执杖反抗封建统治的“四十八峒”(位于今柳州、鹿寨、来宾、融县、三江一带)、“五十二峒”(位于今宜山、河池、罗城、环江、东兰、忻城、都安一带)、“三十六峒”(位于今隆安、扶绥、邕宁、横县一带),其具体的峒名已不可考。由此可知,以“峒”名地,是岭南土著居民以自己的语言根据居地景物特征而定名的,有着自己的特色。这个传统,历久而未全变,在壮人中一直沿用下来。

道光《天河县志·前事》载:

宜山指臂峒距天河县(治今罗城县西南天河镇)界之长沙塘相去十余里,隔山数十重。乾隆十三年,峒内壮女勦畚于山,被大风吹去,落于长沙圩村前,壘迷不知

人事，手尚执锄不释。村民用姜汤灌醒，询知其故，各惊讶，相率送归。

笔者对宜山、南丹，河池三县市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，现今仍以“峒”作村名的，宜山县有260多个村子，南丹县有120多个村子，河池市有320多个村子。可见人未易，语未变，“峒”在广西作为地名尚显示其活力。

不过，清人林光棐在《天河县志》中可以称“指臂峒”的女性居民为“峒内壮女”，昔之汉族文人却不是如此称之。柳宗元《柳州峒氓》①9诗云：

郡城南下接通津，异服殊音不可亲。青箬裹盐归峒客，绿荷包饭趁墟人。鹅毛御腊缝山罽，鸡骨占年拜水神。愁向公庭问重译，欲投章甫作文身。

“异服”、“殊音”，说明唐时柳州居民之异于中原人；“青箬裹盐”、“绿荷包饭”的生活习俗，“鸡骨占年”、虔敬“水神”的宗教观念，“短发文身”的心态习性，“趁墟”的语言特点，都明示了他们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。柳宗元是直称他们是“峒氓”或“峒僚”的，而不是什么“峒中越人”之类。

峒，《说文》无其字，出现较晚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“逾陇登空同。”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将“空同”写作“崆峒”。宋后结集成书的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说：“峒，徒东切，音同。崆峒，山名，本作空桐。”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北戴斗极为空桐。”东晋郭璞注：“戴，犹值也。一作空同。”是“峒”一字或至隋唐时期方成形，所以韩醇在全解柳诗时唯恐人有不解，特为注说：“峒，山穴也。”综宋元以来的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五音集韵》、《正韵》等书，“峒”义一为山穴，通“洞”；二是参差不齐；三与“崆”搭伙组成山名；然而将此衡准于广西古今存在的“峒”，则于事于理相悖。唐宋时广西设置的羁縻州县，既然是因其自然畛域“大者为州，小者为县，又小者为

峒”，又怎能说“峒”是“山穴”？今广西宜山县三岔镇有个村子叫长峒，系因其形狭长而受名。该峒有耕地259亩，居住着280个壮族，这怎能以“山穴”而表之呢？可见以“山穴”解广西的“峒”非是。至于“峒”的音读，据上述诸书，有“徒东切”（或徒弄切）和“在孔切”二音，此当读“在孔切”，《道藏歌》言：

绿盖协晨霞，青骊擲空峒。

右揖东杜帝，上朝太虚皇。

《道藏歌》收于《道藏》中。《道藏》作为道教经典的汇集，开始于六朝；汇编成藏则在唐开元中。李唐王朝崇尚道教，《道藏歌》口耳相授，琅琅成诵，广泛流行，“峒”与“皇”协韵，其时音读，当近“皇”音。皇古音在阳部，据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四》，古音东、阳相协，如《诗经·列文》即以“皇”与属东部的邦、崇、功等字协韵，读近“双”音。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出任柳州刺史，至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卒于任上，在广西呆了近五年时间。他入境问俗，“重译”公堂，解放奴婢，指授士子，得其音而形其字，当是切其音而赋其形，否则为什么避开现成的音读为“徒弄切”、义为“孔穴”的“洞”而另形为“峒”？“峒”为音译字，其读如“双”（即在孔切）一音近于其中居人称谓之音。

王维《桃源行》云：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重山。”岭南山山岭岭自西蜿蜒向东行，山岭之间，有时荡开，中有数十里宽阔的平旷地带；有时又挤拥一处，中间仅容一线，山重水复，各自成“峒”。赵翼在《檐曝杂记》卷三说：

镇安故多瘴疠。钮玉樵《粤述》谓署中有肉球、肉脚，时出现，而瘴毒尤甚。人入其境者，遂无复生还之望。及余至郡，未见有所谓肉球、肉脚者，瘴亦不甚觉。问之父老，谓“昔时城外满山皆树，故浓烟阴雾疑

聚不散。今人烟日多，伐薪已至三十里外，是以瘴气尽散”云。

今广西那坡县属镇安府，北宋时其地称镇安峒。赵翼于清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冬到镇安任知府职，亲身经历，体会良深，所说颇见中肯。往昔，中原人每说岭南，常常是谈瘴色变。或者赵翼未到镇安之前，曾为此发愁过。此本不足为怪。范成大于乾道八年(1172年)赴广西经略安抚使之任时，“姻亲故人”“皆以炎荒风土为戒”。虽然他到桂林之后，觉得“风气清淑”，岩岫“奇绝”，习俗“醇古”，府治“雄壮”，是个令人留恋的地方^{②0}，但比他早三百五十多年到广西的柳宗元却写道：

桂州西南又千里，漓水斗石麻栏高，阴森野葛遮蔽日，悬蛇结虺如蒲萄。到官数宿贼满野，缚壮杀老啼且号，饥行夜坐设方略，笼铜抱鼓手所操。奇疮钉骨状如箭，鬼手脱命争纤毫。今年噬毒得霍疾，支心觉腹载马刀。迺来气少筋骨露，苍白洩泊盈颠毛。^{②1}

观此，谁能不毛发倒竖，鸡皮疙瘩骤然而起？

瘴气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还是溪谷奥阻，岭树重遮，天炎气热，乍晴乍雨，湿气郁积，昏雾不散，人烟稀少，虫虺横肆导致，一旦此等情况消失，正如赵翼所见，瘴也庶几消失殆尽了。在岭南，似此等往日被岭树重遮、奥阻的溪谷，该作何种称名？南北朝时人酈道元《水经·漓水注》载：

武溪水又入重山。山名蓝豪，广园五百里，悉曲江县（治今广东韶关市）界，崖峡险阻，岩岭干天，交柯云蔚，霾天晦景，谓之洸中。

岭南，古为越人天下。根据禅宗六祖慧能在《法宝坛经·自序品第一》的追述，他当初拜会五祖弘忍时，不过说自己是“岭南新州（今广东新兴县）百姓”，弘忍马上说他是岭南“葛僚”，没有资格“作佛”。好在慧能答的巧妙在理：“人虽有南北，佛性

本无南北；葛僚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”否则他就被拒之门外，成不了一代宗师了。此足说明唐时岭南僚人的众多。上溯于《水经注》作者的南朝时期，作为越后裔的僚人在岭南的广布自不待言了。岭南“泷中”不是诸葛亮的“隆中”，它是僚人的语言。“泷”，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：“疏江切，音双。”王国维《水经注校》也引孙云：“泷，音双。”一事而以二字表之，并不是因当时的越僚语言属什么“胶着语”，而是以汉语表越音一字有不足，故添一字以足之。“泷中”二字的合音近于“𡩇”字音。清道咸间人李汝昭《镜山野史》②说：

韦昌辉，贵（桂）平金田𡩇人。

“𡩇”，《集韵》：“昌容切，音冲。”“金田𡩇”即“金田峒”的音译字。有人认为“𡩇人”即“壮人”的异译，其实“𡩇”应归上读，为“金田𡩇”。因为第一，就文意而言，李汝昭旨在说明韦昌辉的籍贯，而不是道其族属；第二，明清时期在官私文书里，“𡩇”作为一个族体的称谓已经基本定格，何需另寻一个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同音字替代？清道咸年间，“金田𡩇”是洪秀全拜上帝会聚义和首义地，成为世人拭目清心探寻的对象，其中自有人对其地情况了解得比前深了一层，知悉“金田𡩇”在其居人中则称为“金田𡩇”，因而弃“峒”而取“𡩇”以求准确表达。明嘉靖田成年间汝的《炎徼纪闻》卷四说：壮人“聚而成村者曰峒，峒各有长。”是“峒”发展成了行政单位。然而，在岭南越僚人语里，“峒”则是对重山丛中，“崖峻险阻，岩岭干天，交柯云蔚，霾天晦景”的谷地的称谓。以汉字译写，其音或为“泷中”，或为“峒”（读如双，或为“𡩇”，即今日壮语、布依语之“ $\phi o: \eta^6$ ”，临高语之“ $s\phi \eta^4$ ”，黎语之“ $tshu: \eta^3$ ”。“ $\phi o: \eta^3$ ”在壮语中除上面的意义外，后来又衍化出两个意义：第一、家。如 $m\eta \eta^1$ （你） $ja \eta^2$ （怎么） ηou^3 （天） ηou^3 （天） kop^7 （青蛙） $da \eta^1$ （里面） $\phi o: \eta^6$ （家） $i \eta k^4$ （助